

## 译本序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和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词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sup>①</sup>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

---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预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哝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嗥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洁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时，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

空白 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纳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得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 上 卷

—

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五日，将近早晨六点钟，“蒙特漏市”快要启碇，在圣拜尔纳码头前，正一团一团往上冒烟。

好些人喘着气赶来；好些桶，好些缆索，好些盛布的筐子妨碍行走；水手们任谁也不答理；大家挤做一堆；包裹高高积在两个明轮罩中间，水蒸气发出的嘘嘘响声溜出铁皮，一片灰白的雾包住了一切，蒸汽声淹没了喧嚣，同时钟在前面响个不停。

轮船终于开了；栈房船坞和工厂林立的两岸，好像展开的两条宽带子一闪一闪落在后面。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长头发，胳膊底下夹着一本画册，动也不动站在船舵附近。隔着雾，他打量着一些他不知道名称的钟楼、建筑；随后，他朝圣·路易岛、老城、圣母院望了最末一眼<sup>①</sup>。不久，巴黎消失了，他长叹了一口气。

福赖代芮克·毛漏先生，新近中学毕业，在进法科以前，回到劳让<sup>②</sup>，必须忍受两个月的罪。他母亲事先给了他一笔少到不可再少的路费，打发他到勒·阿弗尔去看一个叔叔，指望儿子有一天得到他的遗产；他昨天才从那边回来；因为不能够在京城逗留，他就选了最长的路线回到故乡，弥补他的遗憾。

骚乱平静下来，人人有了位子。有些人站着，围住蒸汽机取暖，同时，烟筒以一种迟缓有节奏的喘吼，吐出缕缕的黑烟；铜皮上面流着碎小



的露滴。由于一种内在的微微震动，甲板颤栗着，两只轮子迅速旋转，打着水。

河岸两旁是些沙滩。一路遇见的是：一些载木的筏子，在浪花回旋之下，一上一下起伏着，一个男子在一条没有帆的船上坐着钓鱼；随后，漫无定向的雾散了，太阳出来，沿着塞纳河右岸的小山渐渐低了，同时对岸较近处又涌起一座小山。

绿树覆盖着山岗，一幢幢意大利式屋顶的低矮房舍隐没其间，屋子周围是一座座斜坡形的小花园，新砌的围墙、铁栅栏、草坪、花房和种着天竺葵的花盆把小花园互相隔开，这些花盆相间有序地摆放在肘子可以倚靠的花坛上。瞥见这些娇媚的居宅这样雅静，有些人未尝不想做做它们的主人，直到咽气的那天，始终有一个好台球桌、一只游艇、一个女人或者其他什么梦想。航行的崭新的愉快，容易引起披肝沥胆的言行。小戏子已经开始他们的诙谐了。许多人唱着歌。大家觉得快活。小杯的酒斟了上来。

福赖代芮克想着那边他要住的屋子、一出戏的梗概、若干图画的主题、若干未来的热情。他觉得那配得上他优越灵魂的幸福迟迟不来。他默诵一些忧郁的诗歌；他在甲板上快步走动；他一直走到头，来到钟旁边；——在一群船客和水手中央，他看见一位先生向一个乡下女人讲些风月话儿，一边拿手玩弄她戴在胸前的金十字架。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头发鬈曲的快活佬。他壮实的腰身撑满一件长黑绒上衣，在他细麻布的衬衫上闪烁着两颗碧玉，宽大的白裤垂向一双怪样的俄罗斯皮红靴，靴上面画

---

① 塞纳河自东而西流过巴黎。圣·路易岛和老城是河心两座小岛。老城较大，在西；圣·路易岛较小，在东。书中的青年是从船梢向后瞭望，船向东去，所以先看见圣·路易岛，后看见老城。两座小岛位在巴黎的中央，圣·路易岛“平淡无奇正似老城璀璨”。

老城是巴黎的发祥地，最先居住在这里的是高卢人的一支叫做巴黎西的，把它唤做吕泰司。其后罗马人把它改做“巴黎人之城”，缩引成现今老城。上面的胜迹有司法院，市立医院，圣堂和圣母院等。

圣母院位于老城的东角，所以青年看到它。基督教最大最美的礼拜堂之一，哥特式，一六三三年动工，一三〇年左右落成。气象庄严，雕琢精致，钟楼方而不尖，花窗大而辉煌，为世界著名建筑之一。

② 劳让是作者福楼拜的原籍。根据他甥女的《回忆录》，作者和家人每两年去劳让看望亲族一趟，“给我舅父留下好些有趣的回忆。”作者给他的主人公取姓的时候，曾经写信给劳让一个亲戚，托他打听当地有没有毛漏的姓氏，回信说没有。四年以后，《情感教育》将近完成，亲戚发现真有毛漏这个姓氏，通知作者另换一个。福氏直然拒绝了，回信道：“掉回头再谈这个问题，不复是时光了。在一部小说里面，一个固有名词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一件主要的事情。一个人的姓之不复能更换，犹如皮之不复能更换。这是想把一个黑人涂白了。住在劳让的毛漏一姓人活了该！而且，他们将来不会埋怨我。因为我的毛漏先生是一个十分时髦的年轻人。”——参阅高纳书店的福氏书简第五册第四百二十七页。

着蓝花纹。

福赖代芮克的出现并不妨害他。他好几次转过身子望他，挤眉弄眼地问他；后来他拿雪茄送给周围所有的人。但是，不用说，他同这群人待腻了，他走向更远的地方。福赖代芮克跟着他。

起先谈话只不过是烟草不同的种类，随后自自然然就转到女人身上。穿红靴的这位先生帮年轻人指点了好些路数；他搬出好些原则，搀上一些逸闻，拿自己做例，用一种老长辈的声调侃侃而谈，还带着一种逗人开心的放荡的天真。

他是共和党<sup>①</sup>；他出过远门；他熟识戏院、饭馆、报纸的内幕和所有著名的艺术家，而且亲亲热热地叫起他们的名字；福赖代芮克不久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他加以奖励。

不过他停住谈话去观察烟筒管，接着他很快就嘟嘟哝哝地说出来一个长长的推算，打算知道“活塞每分钟抽动若干次，每次应当有多少时间，等等”。——数目找到了，他就尽情来赞美风景。能够把事务丢在一边，他感到快乐。

福赖代芮克对他怀着一种敬意，非常想知道他的名姓。不识者一口气不停地答道：

——“雅克·阿尔鲁，‘工艺’的老板，孟马尔特大街。

一个便帽滚着一道金线的听差走向向他道：

——“先生可以下去吗？小姐哭了。

他走了。

“工艺”是一种综合性的机构，包含一个画报和一家画铺。福赖代芮克见过这个名称，有好几次，在故乡书店陈列的大广告牌上，雅克·阿尔

---

① 法国在路易·菲力普统治的时代，政治方面共有四党，两个反对党：一个是正统派，拥护长房王室，以为查理十世退位之后，应当由他的亲孙波尔多公爵承袭，远房路易·菲力普只是僭篡，他们的前身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前的保王党，人数不多，过的全是贵族生活。另一个反对党是共和党，人数虽说同样不多，富有年轻勇毅之士、律师、记者、学生、工人，最后形成路易·菲力普最危险的敌人，和人民在一起生活，对于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共和党同样以为路易·菲力普是僭篡，因为第一，查理十世解散国会，国会便没有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开会的法律根据；第二，议员被选的使命是更换朝代，没有权利推举任何国王。人民的不满渐渐增厚共和党的声势，终于在一八四八年爆发，推翻路易·菲力普。但是，当时多数的却是政府党，也有两个：一个是运动党，比较同共和党接近，以为七月革命是民主运动的开端，应当继续推行，支持各国民权的解放，所以叫做运动党。另一个政府党是抵抗党，以为七月革命应当以选出路易·菲力普作为一个结束，所以对外遵循和平政策，求得列强谅解，务以维持路易·菲力普为归。

鲁的名字赫然显露。

太阳笔直射下，把桅杆的铁箍、船栏杆的包皮和水面全都照亮了；船头把水面切成两道纹路，一直伸展到田边。每到河拐弯的地方，就见一模一样的——一排淡灰的白杨。田野全是空的。天上停着一小块一小块白云，——隐隐约约地散开，船的进行似乎也显得懒洋洋的了，旅客的容貌也越发无精打采了。

除掉头等舱的几位绅士，此外就是些工人、买卖人和他们的一家大小。当时旅行讲究穿着肮脏，所以他们几乎全都戴着旧的希腊瓜皮帽，或者褪了色的帽子，穿着在写字台边蹭来蹭去蹭破了的黑上装，或者店里披着太久因而纽扣绞了口的短大衣；这里那里，翻领的背心露出一件被咖啡弄污了的布衬衫；假金的别针结住褴褛的领带；鞋底缝上的皮带拢紧布鞋；两三个无赖拿着盘皮条的竹杖，也斜着眼睛看人，有些家长睁大了眼睛，问东问西。他们站着或者蹲在他们的行李上面说话；有些人靠住角落睡觉；有几位吃着东西。胡桃壳子、纸烟头儿、梨皮、包在纸里猪肉的残余，把甲板弄脏了；三个穿着工人衣服的乌木匠人，逗留在酒阁子前面；一个衣衫褴褛的拉竖琴的，拄着他的乐器在休息；不时可以听见炉子里头煤的响声，一声呼喊，一声笑；船长站在驾驶台上，停也不停从这个明轮罩走向另一个。福赖代芮克打算回到他的座位，推开头等舱的栅栏门，惊动了两位携狗的猎户。

活像一座天神出现：

她独自一人坐在凳子当中；至少，他是眼花缭乱了，他什么人也看不清了。就在他走过去的时候，她抬起了头；他不由自己弯下肩膀；他走远了些，便站在同一方向，看着她。

她戴着一顶大草帽，上边的玫瑰色带子在她后面迎着风舞动。她那两边分开的黑头发绕着她长眉的尖梢，低低垂下来，好像多情地贴住她长圆的脸庞。她的印着豌豆的轻罗袍摊开着，有许多皱裊。她正在刺绣什么东西，她笔直的鼻子，她的下巴，她的全身，衬着碧空清清楚楚。

因为她老那样坐着，他就往右转转，往左转转，掩饰自己的行动；随后，他靠近她凳子旁边放着的小伞站住了，假装观看河上的货船。

他从来没有见过她棕色皮肤的那种光泽，她身段的那种诱惑，更没见过阳光透照着的她手指的那种纤丽。他凝目端详着她的针线筐，好像一件了不得的东西。她姓什么？她住在哪儿？她的生平？她的过去？他希望看

看她房屋的家具，所有她穿过的袍子、她交接的朋友；在一种更深切的羡慕之下，在一种无边无涯的痛苦的好奇之中，就是肉体的占有欲望也消失了。

一个黑女人，头上包着一条绸幅出现了，她牵着一个已然长大了的小女孩子。小孩子才醒来，眼里滚着泪。她把她抱在她的膝头。“小姐眼看七岁了，可是一点儿也不乖；她妈不会爱她了；大人过分纵容她淘气了。”听见这些话，福赖代芮克好不高兴，活像他有所收获，有所发现。

他心想她是安达卢西亚人<sup>①</sup>，说不定是殖民地的白种人；她从群岛<sup>②</sup>带来这个黑女人？

一条堇绦长围巾放在她背后船边包铜的栏杆上。一定有许多次，在海上，每当潮湿的夜晚，她用来围起她的腰，盖住她的脚，在里面睡觉来的！然而，流苏往下坠，一点一点滑着，眼看就要掉进水里去了。福赖代芮克跳过去，一下子把它截住。她向他道：

——谢谢你，先生。

他们的眼睛遇在一起。

阿尔鲁老爷在梯口出现了，喊道：

——太太，你收拾好了吗？

玛尔特小姐向他跑去，钩住他的脖子，摸着他的胡须。一架竖琴的声音响了起来，她要看演奏；不久，黑女人领着弹琴的人进了头等舱。阿尔鲁认出他是一个老模特儿来；他用单数第二人称招呼他，使在座的人大吃一惊。<sup>③</sup>最后，弹琴的人把长头发甩到肩膀后面，伸开胳膊，开始弹奏起来。

这是一折东方传奇，里面谈到匕首、花和星。衣衫褴褛的男子尖声唱着这段传奇；琴的响声压过了不合调门的歌唱；他更加用力弹着：琴弦颤着，铿锵的声音仿佛一阵一阵的呜咽，就好像一种骄傲而被挫败了的爱情的哀怨。好些树木从河两岸，一直弯到水边；飘过一阵新鲜空气；阿尔鲁夫人茫然望着远处。音乐停住的时候，她动了好几次眼皮，好像她从

---

① 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南部一带，旧王国的一省，曾经长久为摩尔占据，妇女以美丽著名。

② 群岛即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所发现的西印度群岛，位于南北美洲之间，分为大群岛与小群岛两组。

③ 按照法国人的习俗，除非近亲熟友，或者小孩子，才用单数第二人称招呼，否则在礼貌上，或者在心理的距离上，都应当以多数第二人称应对。所以，阿尔鲁用单数第二人称招呼一个弹琴的，虽说在他是一个老模特儿，他的伶俐却惊住在座的人们。

梦里醒来似的。

弹琴的人柔声下气走到他们面前。就在阿尔鲁摸钱的时候，福赖代芮克把握紧了的手伸向便帽，然后，怪难为情地往里放下一块金路易。这不是虚荣让他当着她布施，而是一种他和她一同赐福的念头，一种类似宗教的心情。

阿尔鲁一边引路，一边热诚地请他下去。福赖代芮克声称他适才用过午饭；其实正相反，他饿得要死；不过，他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随后，他想，他和别人一样，有权利在舱里停留。

围着圆桌，好些资产者在用饭，一个茶房捧着咖啡来来去去奔忙；阿尔鲁先生和夫人在右边紧底；他坐在天鹅绒长凳上，拣起上面一份报纸看着。

他们应当在蒙特漏换往沙隆的驿车。他们到瑞士的旅行说不定有一个月长久。阿尔鲁夫人责备她丈夫纵容小孩子。他在她耳边，不用说，低声说了两句讨好的话，因为她微笑了。随后，他起来拉好颈项后边窗户的帘子。

天花板低低的、白白的，反照下来一片强烈的光。福赖代芮克，面对面，辨出她睫毛的影子。她拿嘴唇浸在杯里，用手指夹碎了一点面包皮；腕子下面用一条金链拴着的青玉小牌，不时碰着盘子发出声响。不过，舱里的人全像没有注意到她。

有时候，从窗洞看见一只小船的侧身，小船滑过来靠近轮船，接送上下的旅客。围桌用饭的人们，凭着窗孔，说着沿岸的地名。

阿尔鲁埋怨菜饭不好；看见账单，他惊叫起来，想法子打了一个折扣。随后，他把年轻人领到前舱来喝甜柠檬酒。但是，福赖代芮克不久回到帘帐底下。阿尔鲁夫人已然又来这坐下了。她读着一本灰封皮的薄书。她嘴的两角不时向上抽动，一道快乐的亮光映着她的前额。她完全被吸引住了，她妒嫉那些创造这些玩意儿的人。他越端详她，越觉得她和他之间有着重重的深渊。他想着他马上就要和她分手了，没有法子挽回，没有和她对答一句话，甚至一点回忆也没有给她留下！

右边一片平原，左边一块牧场柔柔地连着一段小山，远远望见上面有些葡萄园、胡桃树、一座横在草地的磨坊，再过去有些小道，曲曲折折，穿过接着天边的白石。肩并肩走上去，胳膊围住她的腰，她的袍子扫着黄了的叶子，听着她的声音，看着她熠熠的眼睛，多么幸福！船可以停住，

他们只要下去就成；然而，这种顶简单的事，比移动太阳还不见其容易！

再往远去，露出一座堡子，尖顶，方方的小塔。堡子前面铺着一片花畦；好像黑黑的穹顶，高大的菩提树。他想象她在矮小的榛树旁边行走。就在这时候，一位年轻女子和一位年轻男人，在淹没了林道橘子树丛中，在石阶上出现了。随后，全不见了。

小女孩子在他周围玩耍。福赖代芮克想吻她。她藏在她女用人后面；她母亲责备她不好好对待救下她围巾的先生。这是一种间接的开头？

他问自己：她终于要同我说话了？

时间不多了。怎样得到阿尔鲁一声邀请呢？他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只有引他注目秋色，加上一句：

——冬天不久就到了，该是跳舞和宴会的季节了！

然而阿尔鲁一心想着他的行李。徐尔维勒的堤坝出现了，两座桥靠近了，船走过一家绳索行，随着是一排低低的房舍；房舍往下，有一些柏油锅、一些木料；好些野孩子一边在沙子上跑，一边翻筋斗。福赖代芮克认出一个穿着带袖背心的男子，向他喊道：

——快点儿呀！

船到了。

他急急忙忙在搭客群里寻找阿尔鲁，另一位握着他的手，回答道：

——样样称心，亲爱的先生！

上了码头，福赖代芮克转回身子。她站在舵旁。他扫了她一眼；把他的全部灵魂贯注在他的眼神里，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他什么也没有做。

随后，睬也不睬他听差的问候，他问：

——你为什么没有把车一直叫到这儿来？

老实头找了个借口。

——真笨！拿钱给我！

他到一家客店吃饭去了。

一刻钟以后，他想装做偶然的样子，到停驿车的院子走走。说不定，他也许会再见她一面？

他向自己道：有什么用？

一辆“亚美利加”<sup>①</sup>载走了他。

---

① 亚美利加是一种四轮马车，后轮较高，前后座位（一个有车篷）可以调换。

那两匹马不全属于他母亲。她向税吏尚布芮永<sup>①</sup>先生借了一匹，和她自己那一匹套在一起。伊西道尔昨天动身，在布乃歇到黄昏，又在孟特漏睡了一夜，所以马憩过来了，轻轻快地奔着。

收割了的田野一望无边。路旁栽着两行树木，接二连三的是成堆的石子；渐渐地他的全旅程——维勒洛夫·圣乔治、阿布龙、沙地雍、高尔拜伊和其他地方——回到他的记忆，如今他十分清楚地辨出新的细节，更亲切的特征：在她袍子下摆的花边下面，露出她的脚，登着一只栗子颜色，缎面的精致女鞋；布帐在她头上形成一顶大华盖，沿边的小红缝子迎着风，始终在飘动。

她活像浪漫主义的书籍里的妇女<sup>②</sup>。他什么也不要往她身上添，什么也不要减。宇宙忽然就放大了。她是那闪光的一点，万物全在这里聚合；——车摇着他，眼皮半阖住，望着云彩，他浸沉在一种空想的无限的喜悦之中。

到了布乃，他等不及人拿荞麦喂马，就独自一个人走上大路。阿尔鲁曾经叫她“玛丽”。他高声喊着“玛丽”，他的声音在空里消失了。

一大块紫红色燃着西面的天空。许多粗大的麦秸堆，高高在麦秸根当中积起，投下庞大的影子。远远一条狗在一家田舍吠了起来。他打着冷战，一种无缘无故的不安在侵袭他。

等到伊西道尔赶上他，他就坐在前边吆车。他重新振作起来了。他决定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也要拜会阿尔鲁夫妇，和他们来往。他们的家庭一定惹人爱。而且，他喜欢阿尔鲁；以后，谁知道？于是，一股血涌上他的面孔：他的太阳穴轰轰响着，他抽响他的鞭子，摇着缰绳，把马打着飞跑。老车夫不住重复道：

——慢慢！慢慢些！你要叫它们害气喘病了。

---

① 这里的税吏尚布芮永（**尚布芮永**），到了本卷第六章，作为尚毕永（**尚毕永**），少了一个“则”。实际是一个人，因为不重要，所以没有人注意作者的笔误。

② 福赖代芮克承受甚深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不幸不是最好的，而是作者所视为最坏的影响。关于爱情，浪漫主义的作者群，特别如拉马丁和缪塞，往往赋以宗教化，把妇女看做天仙，或者更恰当些，看做诗的源泉。拉马丁的妇女永远是纯洁如安琪儿。即或谈到失恋，尤其是缪塞，也是怨而不怒。浪漫主义者想到的只是自己，然而，犹如福楼拜所谓，“因为一心只有自己，所以痛苦。”（**福楼拜全集**，卷四，第100页）（福氏书简第四册第二百七十七页）他们所认识的妇女，不过作成他们生存的一部，或者全部；妇女是一种形象化的情绪，说粗些，一剂创伤的膏药。她们没有人性，有的也就是母性，唯一的工作是安慰。福楼拜的现实的感受容不下这种胡闹。实际这对于妇女是一种侮辱。因为这里的虚伪的尊敬是一种伤感的肉感而已。

福赖代芮克渐渐平静下来，听着他的听差说话。

——家里等少爷等得十分焦急。路易丝小姐哭着要坐车来。

——那是谁，路易丝小姐？

——罗克先生的姑娘，你知道？

——啊！我忘掉了！

福赖代芮克随口答着。

马可跑不动了。两匹马全跛了；圣·楼朗敲九点钟的时候，他到了校场，母亲的家门口。

这所大房子，有一座毗连田野的花园，它提高了毛漏太太的身份。她是本乡最受人尊敬的夫人。

她生在一个缙绅世家，如今后嗣绝了。她父母强迫她嫁给一个平民。她怀孕期间，丈夫被人一剑扎死，给她留下一份拖泥带水的财产。每星期有三天她接见客人，不时还请一次客。不过蜡烛的数目老早就计算好了，而且她急急等着地租钱用。这种和罪恶一样瞒着的拮据，使她变得严肃了。然而，她平日为人决不矫情，决不尖酸。她顶小的施舍都像绝大的布施。人家向她讨教选择听差、教育少女、制造蜜钱，主教大人巡视教区的时候，总到她家坐坐。

毛漏太太对儿子怀有远大的奢望。由于一种预感的谨慎，她不喜欢听人指责政府。他先需要保护；随后，仗着他的才具，他会做到议员、大使、总长。他在桑斯中学的胜利证实了这种骄傲；他得到荣誉奖金。

他一走进客厅，大家乱哄哄站起来，和他拥抱；大家拉过大小椅子，围住壁炉，摆成一个大半圆形的圈子。

刚布兰先生立刻就问他关于拉法尔吉夫人<sup>①</sup>的意见。这轰动一时的案子，引起一场激烈的讨论；毛漏太太止住这场讨论，虽然刚布兰先生很不开心；他以为就年轻人未来的法学家的资格来看，是有益的，所以他一赌气，走出客厅。

是罗克老爹的一位朋友，大家用不着惊奇！说到罗克老爹，大家不免讲起党布罗斯先生，他新近把佛尔泰勒的地产弄到手。可是税官把福赖代

---

<sup>①</sup> 拉法尔吉夫人的姓名是玛丽·卡派勒（一八一六年——一八五二年）。丈夫是一个铁工厂老板，带她住在格朗笛耶乡间。她被控于一八四〇年一月十四日下毒把他害死。九月二日，她在高赖司法院受审，经过十二天热烈的辩论，判定有罪，终身监禁。她始终坚持自己冤枉，写了一部《牢狱日记》。十二年之后，释放出来，不久就死了。



芮克扯到一旁，想知道他对于基佐先生<sup>①</sup>最近作品的见解。人人想打听一下自己的事；白鲁瓦太太的做法顶巧妙，知道了他叔叔的消息。这位贵亲怎样了？他好久没有音信了。他在美洲没有一房远亲吗？

女厨子报告，少爷的汤盛好了。客人们知趣，告辞。随后，在饭厅，就剩下他们两个人，母亲低声向他道：

——怎么样？

老头子招待他非常热诚，不过没有透出自己的心思。

毛漏太太叹着气。

他心里想：如今她在什么地方？

驿车走动，不用说，她裹在围巾里头睡着了，拿她美丽的头靠在车垫上。

他们走进卧室的时候，十字天鵝的一个茶房送来一张便条。

——什么事？

他说道：

——戴楼芮耶要我和他谈谈。

毛漏太太轻蔑地冷笑道：

——啊！你的学伴儿！挑的多是时候，真是的！

福赖特芮克迟疑了一下。不过友谊显然更重要。他抓起他的帽子。

母亲向他道：

——无论如何，早点回来！

---

① 基佐一七八七年生于尼穆，一八七四年死于喀勒法道司。他是新教徒，小时候在日内瓦读书，一八〇五年来到巴黎，先攻法律，其后改习文学。一八一二年，被荐在巴黎大学担任现代史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帝国崩溃，王室复辟，基佐出任路易十八的内政部秘书。次年，拿氏卷土重来，基佐随王室奔往比利时，不久，随王室再归，出任司法部秘书。基佐属立宪王党，一八二一年因思想自由解职，重返大学任教；次年，政府中止他的讲授。他开始发表《英国革命史料》的前两卷，陆续成书，共二十五卷。一八二八年，重返大学，任教文化史，发表所授为《现代史讲义》，名声大著。一八三〇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形成反对党，间接促成七月革命。他是抵抗党的领袖之一，数次出任各部部长。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一八四〇年九月，他正在伦敦做驻英大使，同时在筹备他的《华盛顿传》，于一八四一年出版。小说的开始是九月十五日，恰好一个月以后，十月十五日，基佐被路易·菲力普召回，名义上担负外交部长，实际上是做内阁的首脑，这样直到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九日，他正式升为内阁总理。次年，就是小说的下卷所描写的年月，革命爆发，他逃往伦敦，努力组织王党，希望有所作为，但是，一八五一年政变，拿破仑三世登基，他放弃政治，以历史的著述隐居终老。